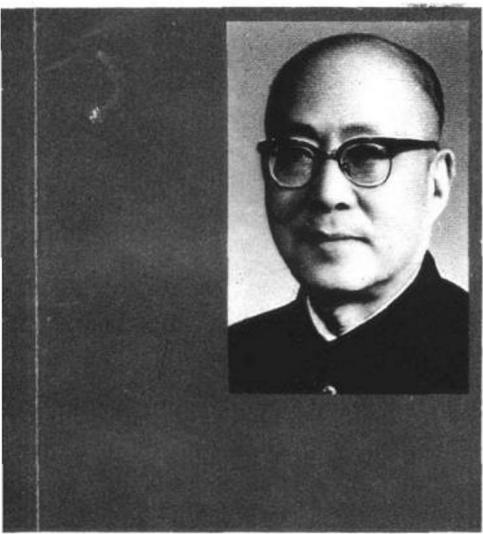


# 周太玄传

刘恩义 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周太玄传

刘恩义 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4 号

书 名 / 周太玄传

著 者 / 刘恩义

责任编辑 · 谢增桓

封面设计 · 李 勤

版面设计 · 杨璐璐

责任校对 · 陈菊元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编 610016

经 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2 年 6 月成都第一版

199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625 字数 224 千 插页 10

印 数 1—900 册

定 价 18.00 元(精装)

12.00 元(软精)

ISBN 7-5364-2109-5/I·8

行高于言，德行  
其人。一九六七年八月，讀

好太玄集，與從

周公穀  
于此。

求真理，  
愛科學，  
知識甚淵博。

看今朝，  
生物科學花競放，  
君當樂！

為摯友太玄傳題詞

嚴濟慈

一九八七年九月

多才多艺达人达观  
誰能当之唯我太玄

老友太玄傳后題詞

潘大達于成都六年



周太玄同惠。得累  
汗。特此题。

调素诗集序。惠周太玄同书

癸亥秋月  
时近立秋  
已亥同佳。佳祺。  
都是少于中国。

往事何堪说  
恨东门未见少  
悔你一念忘你  
然未矣不重耳



周 太 玄

# 序

张友渔

我同周太玄有过密切的交往，至今回忆起来还有很深的印象。

在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的岁月里，我来到成都时，他在四川大学任教。他作为一个进步教授，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记得我和他，还有黄药眠、沈志远等曾一起创办新世纪学会，出版《新世纪丛刊》，时间虽然不长，印象却很深。我们相处的日子里，他对我的很多观点是赞同的。

周太玄是一位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不仅科学上造诣很深，还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早年写过很有影响的新诗，还是一位诗人。

刘恩义同志写的这本传记，记述了周

太玄一生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周太玄早年从成都到上海读书，毕业后至北京《京华日报》作记者，和好友王光祈一起结识了李大钊，并共同发起创办了“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法国勤工俭学，苦读十年，获得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他拒绝了法国高薪聘请举家奔回祖国的怀抱，献身于祖国人民的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夕，被国民党迫害到了香港，在香港《大公报》任职期间，对这份报纸回到人民的立场上来，作了重大的贡献。

他那真挚的爱国热忱贯穿于一生，他那热爱科学的精神和渊博的学识很受人敬仰，他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堪称是一位进步文化人。他品德高尚，对人诚恳，严于律己。确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

周太玄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年了，他的一生是为祖国为人民作出贡献的一生。读了这本传记更引起了对他的怀念。他那令人难忘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90年5月28日于北京

# 目 录

序.....	1
<b>序 章.....</b>	<b>1</b>
<b>第一 章 山野童年.....</b>	<b>7</b>
<b>第二 章 天府赤子 .....</b>	<b>18</b>
<b>第三 章 带刺的花环 .....</b>	<b>30</b>
<b>第四 章 冲出三峡 .....</b>	<b>39</b>
<b>第五 章 “少年中国学会” .....</b>	<b>49</b>
<b>第六 章 出国 .....</b>	<b>62</b>
<b>第七 章 海外的奋斗 .....</b>	<b>69</b>
<b>第八 章 游子初归.....</b>	<b>111</b>
<b>第九 章 重游欧陆.....</b>	<b>127</b>
<b>第十 章 科学之子.....</b>	<b>148</b>
<b>第十一 章 酡淡岁月.....</b>	<b>158</b>
<b>第十二 章 萧瑟暮城.....</b>	<b>166</b>

<b>第十三章</b>	中流击水.....	190
<b>第十四章</b>	他心里一片晴空.....	220
<b>第十五章</b>	心上罩着一片云翳.....	246
<b>第十六章</b>	他出现了“间歇脉”.....	252
<b>第十七章</b>	在动乱的年代里.....	269
<b>尾 声</b>	.....	286
<b>后 记</b>	.....	289
<b>附录一：周太玄年表</b>	.....	292
<b>附录二：周太玄著作要目</b>	.....	298

## 序 章

在梦魇般的年代里，我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和诗人周太玄先生逝世了！这是一个是非功过颠倒，人们必须把喜怒哀乐深深掩盖起来的年代，他的葬礼清冷寂寥，但他搅起的感情波澜却又深又远……

仲夏的北京，难以描绘的炎热，当他的妻子喻培厚痛楚得不知是死是活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派人来慰问她了，并恳切地向她表示：“决定将周太玄先生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是，当时由于“左”的干扰以致无法实现。周太玄遗体被急急地送到东直门外的火葬场去火化了。这时，喻培厚勉强支撑着站起来，她决意亲自去安

放周太玄的骨灰。按照有关方面的通知，它可以存放在八宝山背后的山阴骨灰堂里。

周太玄的所在单位——中国科学出版社派来了一个年轻人陪同前往。街道热得发烫，明晃晃的白光照得人难以睁眼。这位满头华发的老妇坚持由自己捧着那个黑纱包裹着的骨灰盒，颤巍巍地搭上汽车。她看见街上过往的人群，一个个仿佛都有一张怪诞的难以捉摸的脸，就像沿街墙壁上的大字报一样。他们是那样冷漠，那样陌生。喻培厚不断地流着虚汗，在三十七八度的高温中，她心里却直打冷战，几次摇摇晃晃差点儿倒下去，她的眼里冒着金星，心里无声地呼唤着：

“太玄，不要走得太快，让你的培厚无法赶上。等等！求你等等！”

她在晕眩中看见了那个高洁的灵魂正振动着双翼飞上云端。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厌恶，对他离开了的地方不再一顾。

培厚像是啜泣又像是叹息般的自语道：

“太玄，你的生命没有终结，你那智慧的头脑中思考过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还继续存在着，你和人类的美好追求还存在着……”

阳光还十分刺眼，天边却响起了隐隐的雷声，接着，大风卷着尘埃狂怒地掠过大地。突然，头顶上震响了一声撕天裂地的霹雳了，天一下昏暗了，大颗的雨点噼啪一阵以后，暴雨从裂开的苍穹倾泻下来。他们一下车便经受了一场洗礼，雨水顺着这老妇的灰白头发和灰白面颊不断地流着……

他们被引进了久被尘封的骨灰堂。如今这里又被杂乱无章地安排了一批新房客。喻培厚环视周围，仿佛要了解一下她的太玄将有一些怎样的邻居。她很奇怪，为什么那一只只小匣子竟会装进一

个个活跃的生命？她逐一巡视着，有的匣子是那样简陋粗糙，上面没有一张照片，连书写姓名的小纸片也丢失了，就像要以此来说明它所装着的那个人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哦，我的太玄也将居住在这里！

多么孤独啊！为他送行的就只有他那痛不欲生的伴侣和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喻培厚心中禁不住痛呼：

“他曾经用整个身心拥抱这个世界，可是人们啊，竟让他在如此的孤寂凄绝中离去……”

她也许不曾想到，无须等待讣告，这位科学家逝世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7月23日以后，在北京的许多住宅里，他的友人的悼念和泪水汇成了江河！

在北京德胜门城墙边的一所房子里，一位75岁的老者，在被游斗一天之后回到他的斗室里，他略略揩拭了一下淋漓的汗水，准备继续投入他的著述。他，就是那位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饮誉中外，又因为建国初期在某次政协扩大会议上竟敢公开与毛主席发生争执和顶撞因而受到严厉批判，在“文革”所掀起的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下，公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而招来灾祸的著名学者梁漱溟。

他随手翻阅着案头的一本本读书札记，这是他以工整流利的行草抄录下来的。突然，一个名字赫然进入他的眼帘：周太玄！下面是周太玄对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一段论述：“在人类历史中，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发展经过，从而构成其民族性。在这种性质中最重要的是其人生态度，对于大自然偏于求适合而不取对立；对于生命潜力偏于克制和控制而不让其纵情消散。这当是中国历史久长而民族至今未见衰老之一重要原因。”梁漱溟赞叹着：“多么精辟独到的见解！可是这位通今博古学贯中西的学者已经不在了，他比自

已还年轻两岁呢！”以耿介、孤傲、铁骨铮铮闻名的梁漱溟此刻竟如此悲痛，老泪涔然！他不仅痛惜自己失去了一位深受尊敬的老友，更痛惜失去的是中华民族的英才！

在中关村的科学院宿舍里，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也在沉痛哀悼遽尔凋谢的老友周太玄。他很难相信自己已经失去了那位在法国留学时即相交甚深的挚友。记得太玄刚回国不久，受聘为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那聘书就是他亲手书写的啊！那时他曾热切期望自己的老友能和他们一道为营建新中国的科学大厦尽其全力。可他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逝世了。一阵巨痛攫住了这老科学家的心。不久前他还刚回四川送别了因迫害致死的儿子，在余痛未消的时候，却又失去了老友！他悲呼着：“人生的惨痛还能更甚于斯吗？”

周太玄在中国公学的同学和留法时的好友许德珩夫妇也默默相对，陷入深沉的哀思中。泪光里，他们又看见了四十余年前客居法国和周太玄夫妇毗邻而居时的情景：那正是周太玄在科学事业上锐意进取，荣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的时候。当时太玄的一女二子尚幼，平时无人照顾，几个高不盈公尺的小孩常常到他屋里踮起脚尖打开食品柜取食糖果，劳君展对友人这些可爱的孩子总是爱护备至，亲若慈母。追怀昔日深挚的友情，两位老人相对泪下。

后来许德珩曾挥泪写下了深情的诗句：

### 调寄清平乐 忆周太玄同学

吴淞同学，将近七十载，巴黎同住倍亲热，都是“少年中国”。

往事何堪详说！恨京门相见少，情深一片空怀！君去矣不回来。

周太玄的老友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为他悲悼，为他送行……

在他工作过的地方，人们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位益友、严师，因

为他那深邃的智慧，伟大的谦逊，诚挚的爱心，奋进的精神，和大自然一样朴素的风格，曾在每个人的心上布满了春光！

历史的巨掌狠狠地击碎了那些敢于嘲弄它的小丑们，人们又重新看见了蓝天和阳光！

1978年12月22日，我们传记的主人公——我国著名生物学家、政协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周太玄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终于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地举行了。

事后，《光明日报》登载了这一消息，香港《大公报》还发了专讯。

在追悼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聂荣臻、许德珩、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张劲夫、李维汉、夏衍、周培源、钱三强、严济慈、华罗庚、杨钟健、童第周、王芸生等送了花圈。

仪式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克实主持，政治部主任王屏致悼词。

周太玄与李大钊、王光祈曾共同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以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而载入史册。悼词说：“在吴玉章同志帮助下，他加入‘勤工俭学会’，并到法国读书”，“1925年在法国蒙彼利埃大学获硕士学位”，“193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30年回到祖国，从事教育、研究工作”，“曾任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生物系系主任、教授”，“1949年春任香港《大公报》顾问并主持社评委员会的工作。他‘为《大公报》的言论开始站在人民一边，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以他在科学界的崇高声誉从事统战工作，建国后，他曾历任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常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局长等职。”“他